

## 掬一捧温柔在手

高晓燕

一个偶然的机缘，走进了杂技剧《化·蝶》的演出现场。

当晚的神农大剧院，几乎满座。看到清一色的家长带着小朋友，我暗暗吐舌，心道不好，居然误入了“神兽”主场。

灯光灭下，舞台浅光渐起，演员身着大红披挂，一步一啄，走向中央，而那一轮血色圆月，也为这一出凄美绝恋定下了悲情的主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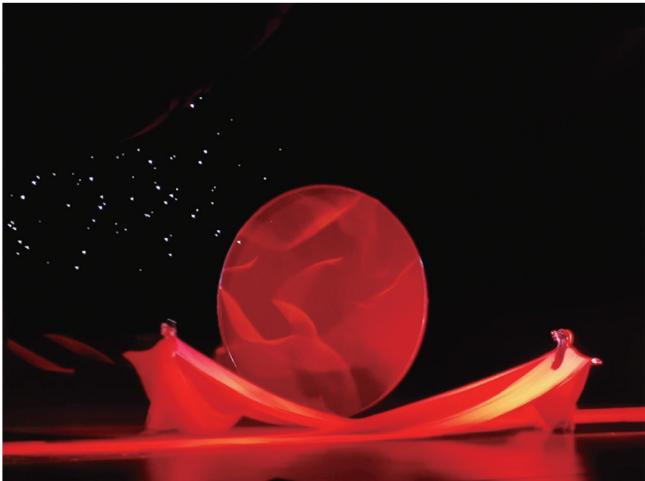
闺中嬉闹，少女们翩跹活跃，衣袂翩飞间似抖落一地的银铃笑声。闺中心事，总也少不了对人间至情的憧憬憧憬。英台乔装打扮，外出求学。

书院内，学子们执笔起舞，一手“毛笔绝技”的绝活，挥洒着青春的写意，对酒当歌的潇洒。山伯翩翩书生，风清骨傲。月下共读，言笑晏晏，情愫暗生的两人，却不知即将面临的劫难。

文才来求亲，一抬抬金银财宝流水般递进祝府，金灿灿的钱币洒落叮咚作响，又似会变化般幻化出更多，更有那数不尽的奇珍异宝，泼天的富贵引得祝家老爷夫人眉开眼笑，争抢不已，而那原本代表着吉祥意的福祿寿喜，却身形巨大，合围在侧，看似热闹喜庆，却投下浓重阴影，强烈的压迫感呼之欲出。

整场演出，用足声光电以及杂技、舞蹈等多种表现形式，将文字表述都难以尽述的化蝶故事，用肢体语言细腻、精致地演绎出来。那伞面的每一次起落，都契合着主人公情感的拉扯，每一次难舍的挥手，指尖仿佛都已浸满了水，未尽的情愫，浸润在那水滴中不舍离开指尖，在惯性作用下划落空中一道道优美弧线。

没有一处过火的亲昵，却处处都是缠绵的情意，广州市杂技艺术剧院的演员们，用爬杆、绸吊、抖杠、蹬伞等高超的杂技技巧，以及细节满分、美轮美奂的舞蹈和戏剧表演，将婉婉、内敛、含蓄的东方之美，展现得淋漓尽致，情丝百转、柔肠百结、同心永结这些词语，也在演员们惊险又流暢的演绎下跃然而出。



杂技剧《化·蝶》现场图片 高晓燕/摄

王跃文携《家山》谈乡村文学叙事  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家山

旷昆红

几十年前，王跃文以一部《国画》轰动中国文坛，之后，因《梅村故事》《亡魂鸟》等作品，王跃文成为中国当代官场小说界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。最近，他以50万字的《家山》，登上了文学人生的新高度，刚一出版就纷纷入选各大畅销榜。

《家山》是一部怎样的作品？他有什么样的创作故事？五一前夕，在荷塘区组织举行的“荷你说读”分享会暨“世界读书日”活动上，王跃文携新书《家山》，分享了他的乡村文学叙事故事。

当天，荷塘区文化馆内座无虚席，文学爱好者和作家共同踏上文学交流之旅。王跃文从“我为什么要写乡村？”的话题谈起，为大家讲述他如何在《家山》中以质朴方式表现1927年到1949年中国乡土的真实生活，用舒缓细致的乡村生活画卷，呈现中国传统文化之美，民族根性之美，文化进步之美。

在互动交流中，王跃文就读者所提出的问题，以及“对其影响比较深刻的作家及作品”“如何将个人经历融入作品”“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区别”等内容进行了分享。



著名作家王跃文为读者签名。旷昆红 摄

我一向自认不懂高雅艺术，之于舞蹈，往往只识得其形之美，却无法兼得其意。但是这出杂技剧，让我意外竟有了种得窥其意的通透感。不知是因梁祝故事太过深入人心而让我有了预知视角，还是这种通透仅仅是自我解读的“哈姆雷特”，但不管怎样，这一种似乎打通了另一重境界的领悟，在剧终之后仍让我胸腔满溢着难言的情绪，似怅然，似喟叹，似惋惜，似欣喜，绵延辗转。

我想，这不就是艺术本身想要传达给人的感知吗？无论是哪一种，只要能够有所触动就行，哪怕是只有一丝稍纵即逝未能抓住的小灵光，也是宝贵的灵光。更觉可贵的，是这一出剧，能够将这凄美故事与缠绵意境用这么多奇巧的技艺阐释出来，并且老少咸宜，雅俗共赏，则是十分难得了。

我不认为，一场完美的演出，就是演员们的无瑕演绎。艺术的表达尽管无声，但也需要认可，需要有正向的反馈。

观演之前，我没有提前“功课”，也没有了一点了解，本以为就是一场杂技演出，没想到整场看完，发现是一场艺术水准很高的综合性表演。虽然过程中有一些小失误，但是瑕不掩瑜。毕竟杂技表演本身，就已经是在精益求精。

现场观众在演员失误时给予的掌声鼓励，演员整理心态后的回归演绎，让演出流淌着柔美的节奏，而演出结束后，观众久久不愿离去，演员一次次向前台谢幕，每一轮都引发新的掌声和欢呼，大家在这饱满的情绪中挥舞双手彼此告别。

更让我意外的是，满是“神兽”的观演主场，整个演出时段竟出人意料地安静，没有想象中的吵闹，甚至在时至结束之时，身边竟有小孩子不自觉发出感慨：“我还想看！”

这一刻，观众给出的尊重和喜爱，演员满满的欣喜和幸福，都在这温情的互动中彼此成就，也让演出在这一刻达到完满。

这样的温情，这样饱满的演绎，真是意料之外的惊喜。

七十五岁  
写长篇

曾昭贵

历代文人将大千世界瞬息万变的人与事物写成各种体裁的作品，或褒或贬或以事论事，为人类文明史留下璀璨的文化。小说是一种形式。

三年前，一场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神州大地，搅动着全国人民的心。湖南电视台天天播放“在家看电影，越看越过瘾”的广告。我当时75岁，电视看多了，老眼昏花，又不能外出，老坐在家会无聊。于是，萌发了写作念头。其实，早在五十五年前在部队也写过一篇长篇小说《晨曦》，夭折于金沙江。

刚动笔，就遭到家人反对：“你一个初中生，写书，做梦吧！”“你能写书，狗都可以上树”……老伴直言不讳，说：“七十五岁的人，快进土了，还写什么书，少死几个脑细胞，多活几年。”冷嘲热讽扑面而来，我未退缩，坚持已见。

社会是个大课堂，是包罗万象的一本教科书。我每次回老家，见到一些儿孙辈的年轻小伙子或中年人开着小车，携家带口省亲很是惊讶。他们当中大多数不认识我，我更不认识他们。经打听是张三的儿子、李四的孙，媳妇都是外表妹，在深圳、广州、海南、上海，乃至全国各地打拼，办工厂、开公司。打工数年后就地置房成家立业，农民工成了城市新市民。这群人给了我灵感，于是，萌发以他们作为作品的原型，再把自己几十年的所见所闻，及亲身经历的糅合在一起，写下《青春·奋斗篇（农民工）》上部。

真一动笔，困难重重，难点、堵点接踵而来。本人愚钝，不会电脑，只能手写笔记。2020年5月开始，坚持一天写一千至两千字，一天耽搁，第二天补上，持之以恒。初稿于2021年3月完成，接着二稿、三稿。两年多时间，二十多万余字，三次易稿，于今年七月落定，终成正果。

写作分构思、布局、写作三个步骤。构思是前提，重中之重。它是该作品的设计，决定作品的走向、性质，确定作品的主线、形状、结构、内容与篇幅。主线是作品的精髓，贯彻全文始终；内容是血肉；结构、篇幅是骨架；形式是轮廓。论文有中心论点，小说同样有它的主线。

《青春·奋斗篇（农民工）》上部，就是以“主人公杨剑雄出生在一个残缺的家庭和贫瘠的山冲，不甘贫穷毅然走出山沟，随农民大潮南下淘金。年轻不谙世事，初中文化，无一技之长，四处碰壁，钱没赚到，险些丧命”和“过去没机会，今天给我撞上了，只想借这个平台，展示一下自己是不是块有用的料，别无所求”为主线，其他的人和事



及环境、社会现象都是围绕这根主线而展开。

布局是落实构思，写作的前期准备工作。怎样开头，故事情节如何配置又如何展开，再怎么结尾及人物的出场等等。“杨家轶事”在写作中就分成前后两部分。前部分由主人公自己向舅舅一家诉说家境和家乡所处地理环境，顺理成章。当讲到父母认识，本人情绪激动，外婆刚过世悲伤再也无法说下去，加上陶小雅病了急于回广东，故事暂且告一段落，留下悬念。作为已是杨家媳妇的陶小雅想更多了解杨家的事理所当然。由丈夫杨剑雄来告诉，没有那么自然、全面和详细，故借用其他人赵梨花来讲，效果完全就不一样。布局时，就要安排好。写作是落着点，是具体实施写作。精不精彩，感不感人，就在笔下，看手法。

《青春·奋斗篇（农民工）》上部，是以叙述为主，加倒叙、插叙和描述，让故事情节跌宕起伏，增加趣味。达到一定效果。故事情节要多样性，既要生动感人，又有新鲜感，不落俗套，高于实际又不能脱离社会现实情况。

年纪大了容易情绪激动，写作中曾多次把自己带入到作品中，流下泪水。写到杨三满控诉杨扒皮，及杨三满意外身亡、留下孤儿寡母等章节，过于伤感，几乎无法再写下去。作品中每个环节的衔接十分重要，关系到作品的成败，必须一环套一环，环环紧扣，做到融会贯通，首尾呼应。任何文学作品离不开当时时局、大小环境和民俗风情等，都要把这些有机地契合进去，使之成为整体。

文学文字功底不深，是我写作的拦路虎，只能借用词典。回首两年多的写作，仍心有余悸。

作品电子版出来后，反响很大，家人、同事、战友和过去的学生感到惊讶，怀疑作品是否出自自我。老同事看后问我：“从没见过你干过这事，过去干什么去了？”一位老战友的女儿从武汉发来微信，说：“真不敢相信是你写的。”我请一位有文学知识的朋友对作品润色和文字修改，其后在多次的修改和接触中，表达了深深的敬佩之意并帮忙联系出版事宜。市作协、作协领导对作品予以肯定，并给予较高评价，可能是一个文学爱好者、77岁老人的鼓励吧。

## 缘分

罗琦

我就是《七十五岁写长篇》一文中提到的稍有点文学知识的“朋友”。

几个月前的大暑天，接到曾老先生的电话，说自己写了一部长篇小说，希望我帮他看看并校对。呀，真的！一句惊叹脱口而出，更惊讶的是，老先生不会电脑，这二十多万字都是一笔一画手写出来的，而且写了三稿。我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，在表达自己能力有限之后还是欣然应承了下来。交谈中，顺口说了一句手写的文稿若能变成电子版就方便多了，当时心里也闪过自己帮忙给打印出来的念头。但这念头还没说出口，就在带家人外出避暑的前夜，又接到老先生电话，说找了好几家打印店，终于有人承接了打印活。

夏季的炙热还在燃烧，没过多久，曾老先生带着一摞打印出来的小说文稿以及留在儿孙辈的作业本、备课本或笔记本上的小说手稿，与我见面了。当这些文稿、手稿摊开在我眼前时，我的眼角有点湿润……朦胧中分明看到一位老者每天伏在桌前一千字、两千字笔耕不辍的身影，分明感受到了比这个夏季还要炽热的一腔热血和情怀在激荡。这热血和情怀是从年少就根植于内心，历经岁月风雨仍未放弃的对文学艺术的热爱和孜孜不倦的追求。面对着这位近耄耋之年的老者了不起的作为和作品，只有自惭形秽，只有深深的敬佩。

接下来的一字一句的品读，一遍又一遍的修改，与书中那些人物的心跳、声息相融合，伴随着他们的脚步，一起在青春的岁月里奋斗淬炼。从夏到秋，身边熟悉的朋友得知，有的说我自找苦吃，有的在问是否有报酬，

2023年5月8日  
星期一  
责任编辑：罗玉珍  
美术编辑：言岚  
校对：谭智方村歌唱响乡村梦  
——株洲村歌全国获奖后的思考

马小峰

前段时间，2022“庆丰收·迎小康”中国村歌大赛总决赛热力开唱，来自全国15个地区的参赛队伍，带着各自家乡的村歌，将新农村、新风貌展现在了全国观众面前。株洲市孙家湾村歌《最恋是家园》代表湖南省冲进总决赛，并获得三等奖。

《最恋是家园》由株洲市词曲家郭若波作词，国家一级作曲家江晖作曲，青年歌唱演员唐思思演唱。此前由原蒲湾村党总支书记陈和平、株洲市一级编剧张林枝作词，作曲家江晖作曲的深口区朱亭镇蒲湾村村歌《蒲湾之歌》也曾获得二等奖，为湖南省赢得了荣誉。

作为歌唱演员代表的唐思思上台领奖，她拿着手机记录下这段感人场景，久久不能平复自己的心情，“太震撼了！”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演唱，全国各地村歌简直太不可思议了。

《蒲湾之歌》《最恋是家园》这两首村歌将湖南民歌元素融入曲中，富有乡土气息，欢快动人。通过“慢—快—慢”的音乐结构，又让歌曲更有节奏对比。再加上女声那清脆的歌声，如山谷中的黄鹂的鸣叫，婉转动听，令人沉醉。据悉，许多村民听了很振奋，称赞歌曲写出了村里特色和农民味道。许多村民把“村歌”编成能跳的广场舞，跟着旋律节奏尽情舞动，村民们学唱村歌，眼里有光，嘴角有笑；村民们学唱村歌，畅谈村里的发展变化和未来前景，自信、自豪、喜悦，真正的体验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情感。

村歌作为一种民间歌谣的创作方式，充满乡土气息，浸润着田野的芬芳，反映着村庄的历史文化和新风新貌，抒发着农民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向往。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一种重要方式。同时村歌也唱出丰收的喜悦，唱出浓浓的乡愁……

今年，党的二十大指明了三农工作的总体要求和前进方向，着重提到了“创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有效平台载体”，鼓励乡村开展村歌、村晚等富有农民味的文体活动，深口区蒲湾村、醴陵沈家湾村村歌《蒲湾之歌》《最恋的家园》应运而生，这股润物无声的文化力量，既唤醒了村民的文化自信，激发村庄的内生动力，也点亮了乡村文旅融合发展版的“诗和远方”。

村歌是一张宣传名片，更是凝聚民心的纽带。株洲“乡村好声音”如何持续唱响呢，我认为株洲应以此次村歌全国获奖为契机，组织村歌巡演演唱，鼓励支持农民创作传唱，让广大农民进一步感受村歌的迷人魅力，搭建全媒体传播矩阵，丰富传播内容形态，报纸、广播电视、网站、公众号等媒体，广泛关注和传播，用好村歌这一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，发挥村民的自主性、主动性，让村民畅所欲言，努力写出更多脍炙人口的“乡村好声音”，同时积极参与全国村歌大赛这个中国基层文化重要品牌的活动，用株洲村歌讲好丰收的故事，乡村的故事，农民的故事……

闻曲不知曲中意，听曲已是曲中人。正如村歌《蒲湾之歌》写到，南岳之北，湘江岸边，我的家园，古老的蒲湾，这里太阳暖，这里月儿圆，这里山也青，这里水也甜……

乡音萦绕，歌声悠扬。让每一个有梦想的村庄都有自己的“村歌”，让“长在泥土里”的村歌，唱得更加嘹亮，给农村文化生活送来健康可口的的美味佳肴，给村民带来自豪和欢乐。

株洲，美！株洲村歌，好听！